

名臣碑传琬琰集



[名臣碑传琬琰集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杜大珪

出版者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3.12

装帧:精装

isbn:9787501323166

一部待商榷的「宋刻本」 《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（一）

流傳至今的宋代刻本，向來是以稀為貴，不僅是因為年代離我們更久遠些，有時還可以在學術上糾正後來的各種翻刻本之訛誤。但在我過去的工作實踐中，偶然也會發現因版本鑒定不當，而誤將元代刻本或明代刻本、清代刻本當成宋刻本者，有的甚或將某種圖書當作鎮館之寶。當然，一旦版本時代下降，如宋刻本下滑為明翻宋本，或為明刻本，那某些人心理上總有點失落、難受。反之，如將某部元刻本或明初刻本提升為宋刻本，那又喜上眉梢，心花怒放了。實際上，有些圖書館所藏個別宋刻本，或宋刻元明遞修本，實際上還要作些商榷，比如《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。

《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，宋杜大珪編。半葉十五行二十五字，左右雙邊，白口，雙魚尾，中縫上方偶記字數，中標琬琰幾及葉次，書口下間有刻工。題「眉州進士杜大珪編」。前有紹熙五年（1194）杜大珪序。

杜大珪，眉州人，仕履不可考。僅由序文及署銜，知為宋光宗時進士。

琬琰者，琬圭琰圭。《書·顧命》：「赤刀、大訓、弘璧、琬琰在西序。」孔傳：「大璧，琬琰之圭為兩重。」唐玄宗《孝經序》：「寫之琬琰，庶有補於將來。」明張居正

《擬唐回鶻率眾內附賀表》：「寫諸琬琰，播狼胥瀚海之聲；炳若丹青，掩麟閣雲臺之美。」此書之編，可見杜大珪序，有云：「國朝人物之盛，遠追唐虞三代之英，秦漢以來鮮俪矣。自建隆、乾德之肇造，暨建炎、紹興之中天，因時輩出，丰功偉烈，焜耀方冊。雖埋光铲采，位不稱其德者，亦各有紀於時，欲求之記事之書，則灑灑噩噩，未易單究。雜出於野史見聞者，其事又裂而不全，未足以觀其出處本末。好事者因集神道、誌銘、家傳之著者為一編，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。」

其書所錄碑傳之文總為254篇，被傳者都221人。就文之性質言，以墓誌銘之89篇為最多，次為神道碑50篇，次為摘自《隆平集》之傳43篇，次為採自《實錄》之傳27篇，次為行狀22篇。餘若隨記、碑陰、序跋、謚議之類，或五六篇，或三四篇，或一二篇不等。就文之作者言，則以《隆平集》文之43篇為最多，次為歐陽修文36篇，次為《實錄》文27篇，次為王珪文14篇，次為范仲淹、范鎮、王安石文各11篇，次為宋祁文10篇。他如司馬光、蘇軾等42人之文，多者不過8篇，少僅1篇而已。故元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，修遼金史搜訪遺書，條例事狀，以此居首。而明清兩代率有繼起仿其體制者，如《皇明名臣琬琰錄》等。

然杜氏其書，去取漫無標準，纂輯又加剪裁。若張文蔚、韓惟忠、何澤諸人，多無事蹟可言，而濫廁於名臣之列。若序跋論議賜謚指揮等文，多屬浮泛之辭，亦雜置於碑傳之中。由體制言，則得少失多，難稱著作之上乘。特所錄者，近多不見於他書，其於宋代知人論世之學，尚不無少許裨助，故較為可取耳。曹元忠《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》云：「其書隨得隨編，不拘時代，亦不拘體制，誠如四庫館臣之言。至館臣又謂其無所刪竄，亦無所去取，似未盡然。按《中集》，《蜀公范鎮司馬文正公光墓志銘》……大珪註云，以上墓志全文，悉取蘇文忠公所撰《司馬公行狀》，故不復載。」其它如朱熹撰《張忠獻公浚行狀》，注云：《張忠獻公行狀》，其全文僅四萬言，工程急迫，未能全刊，故稍刪節。又《下集》取曾巩《隆平集》，於北宋名臣建碑已遺佚者，不得已乃取《隆平集》補之，加以註明。

近代學者因此書網羅放失，足為《宋史》羽翼，徵文備獻，也為典型。故1938年，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，擇錄此書所載宋代《實錄》及已佚於宋代文集諸文，共80篇，彙為一書，依其編次，釐為三卷，名之曰《琬琰集刪存》，以為留心天水一朝史事者之參考，且附以引得，用便檢查。

一部待商榷的「宋刻本」《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（二）

《琬琰集》的版本，似乎沒有什麼疑問，因為歷來的書目都作「宋刻本」、「宋刻元明遞修本」。然而對此書版本的懷疑卻在六十年代初已開始，那時上海圖書館開始編纂《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，館藏善本一萬四千部，每部均由潘師景鄭、瞿師鳳起兩先生逐一審核，並將修改之文字錄於原來的提書卡片上，我的主要工作，就是將書卡進行核對。顧師廷龍先生要求我：「你要了解潘瞿兩先生為什麼這樣改動，改動的依據在何處？如有假印偽跋，更要仔細去看，凡不懂的就要去問他們，這是機會。」我牢牢记住了這些話。而潘瞿兩先生也是毫無保留地將他們豐富的實踐經驗對我時時賜教。有一天，潘先生對《琬琰集》進行校核，他對我說，這部書過去藏書家都當宋本著錄，實際上不是宋本，但我們根據過去的著錄，沒作輕易否定。從此，我也就记住了這部書。

1978年，為了配合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的編纂，全國各地的省市館、大專院校館都開始重新校核館藏善本，上海圖書館也不例外。次年的《書目》南片工作領導小組的工作會議上，與會者曾對不少似是而非的書舉例論證，現仍健在的沈燮元先生就提出了《琬琰集》的版本問題，可惜的是，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。後來出版的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史部傳記類中，此書的版本項仍著錄為「宋刻本」、「宋刻元明遞修本」。

作「宋刻本」者，有三條款目，第一條收藏單位為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、寧波天一閣，全帙。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殘本，存76卷，18冊（上集卷十一、下集卷十九至二十二配清抄本、中集卷三十二至四十二配另一宋刻明修本）。遼寧省圖書館也為殘本。

第二条为浙江图书馆藏「宋刻本」，32册，清俞樾题款。藏本虽为全帙，但多抄配，原刻仅九册，全抄配者有六册，余册抄配多为一、二、三页，全书补抄达八百五十五页之多。此本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曾经眼，原为清代杭州藏书家孙氏寿松堂进呈四库馆之本，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浙江送书之木记，序文首叶有满汉文「翰林院印」大方印。惟孙氏后裔失守，书为山阴杨鼎重远书楼所得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又物归原主，再转售归公，商务印书馆借以摄入《四部丛刊续编》。

第三条为上海博物馆所藏，存83卷，缺上集卷十、卷十三至二十七、中集卷十一至二十四，有曹元忠跋。

作「宋刻元明递修本」者，全帙收藏单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（三部）、四川省图书馆、湖南省图书馆四馆，南京图书馆所藏为残本。

此书在台湾地区也有四部之多。台北「国家图书馆」藏本，作「宋建刊本」，存五十六卷，十一册，为上集卷五至十三、十九至二十七；中集卷一至十七、五十三至五十五；下集卷一至十二、二十至二十五。此本有抄补，计三十八页。按，该本即莫友芝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、刘承干《嘉业堂藏书志》著录者。后者著录作「宋刻残本」，上集缺一至四、十四至十八；中集缺十八至五十二；下集缺十三至二十五。共五十一卷，得半之遗，每卷首尾二页全缺，中缺页亦多，正是此本。据《嘉业堂藏书志》作者之一吴昌绶云：「虞山瞿氏亦藏有宋本，行数同，惟首行卷字下有「第」字，各卷首尾仍标名，以是知此书宋时有二本也。曩见各家所藏皆明时复刻，虽为残帙，殊堪珍秘。」虞山瞿氏本，今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二部，一作「宋建刊本」，中集缺卷二十五，为1980年沈仲涛研易楼所捐赠，旧为李盛铎木犀轩所藏。据《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》（作南宋后期刻本），此本「略见断版，亦有修补痕迹，唯楮墨精爽，为建刊本之上乘。」另一部作「明复宋刊本」。

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作「南宋末刻本」，三十二册，近人邓邦述题记。上集缺卷十一、中集缺卷二十五。邓邦述题记云：「此宋本，余於光绪丁未得之都中，世颇希邁，而缺页尚多，須求佳本补写，方为完璧。天假以年，此志不难副也。甲寅十月正閏。」丁未，为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；甲寅，为民國三年（1914）。按《群碧楼书志》著录该本作「宋紹熙间刻本」。

海外所藏者又有日本静嘉堂文库，作「南宋末刻本」，为二十册，旧藏陆氏皕宋楼，見《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》。

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，原作「宋刻元明递修本」，三十二册。見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》。

如此，公家所藏，国内全本加上残缺不全之本，凡「宋刻本」者六部；「宋刻元明递修本」五部。台湾地区四部，加上日本、美国所藏，竟有20部左右（含残本，或可配它本之缺者）。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e4a788a0100k5dh.html

作者介绍:

「眉州進士杜大珪編」。前有紹熙五年（1194）杜大珪序。

目录:

标签

宋史

工具书

陈垣

宋代

古籍

计划中

宋

名臣琬琰录

评论

读的台湾文海出版社本

赵铁寒收的那套是个抄本，质量不如库本。不过这个刻本图书馆竟然没买。

书评

[名臣碑传琬琰集_下载链接1](#)